



詩經說約

五之六

□ 12
3315
3



口 12
3315
3

詩經說約卷之五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淇，水名。與，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倚。始生柔弱而葉盛也。匪，非。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鑪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此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葵恭訂



文殊
文庫

昭和八年二月廿七日
金子志郎氏贈

綠竹始生之美盛。因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怡懌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孔疏：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怡懌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蕤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寔皆是威儀之事。

呂記：長樂劉氏曰：與謂水陸彎曲之處。

嚴緝：曾氏曰：瑟，鎮密也。如瑟彼玉璫之瑟，詳文云：僩，武貌。剛毅之意也。○補傳曰：首物云：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說文云：晉魏之間，謂猛為僩。

大全：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楩。又

冠物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楩音健。○雙峰：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蘊，磨是磨礱至那十分純粹，慶所以如琢而又磨。

通解：興意至五句止，瑟僩二句，是言其成德之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此章本意，與大學引用意略不同，彼以切磋語學問，謂講習討論之兩致其功，此則言講習討論之功，有進無

言念諸翁
已如既切復澹然也彼以琢磨語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兩庸其
力此則言省察克治力有進無已如既琢磨然也蓋彼自
精密言精密者粗疎之對也此自進益言進益者退損之對也
本言知行工夫而顧曰美其德者蓋切磋者知之功即所謂擇
善而為知也琢磨者行之功即所謂固執而為仁也彼以器備
為嚴敬之內存赫喧為光輝之外著此則皆自德容之形于外
者言之也彼不可護提承上意言其德止至善而人不能忘之
此則只自瑟備赫喧之盛而言得於所見者而自不能忘也故
其工夫在抑之一篇宜參看終之云者猶言到底意非指後世
之後言也

麟按綠竹字甚明說家種種頗生駢枝故盡去之輔注道學自

脩亦本大學朱注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然與道言也
說稍突詩極衛人美武公之德一句本貫通篇而以綠竹二句
方指章內上五句耳通解亦似攪作周旋也鑪錫據字彙鑪摩
錯之器錫平禾器其制未詳倚叶於何反備喧護俱去聲○如
道學自作可說即道盛德至亦可說矣此古今交柄勿誤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
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
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毛傳弁皮弁所以會髮

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黼黻而雲狀似星也。天子之服

皮弁，以日視朝。

孔疏禮記云周弁，既嗥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

以會髮可知。○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縫中也。

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

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

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

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

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武公以

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璫飾七。○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

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

諸侯亦皮弁以視朝。

嚴緝璫音其

通解充耳二句宜就本等物色，黻揮出尊嚴之意。要見他人皆

以石以玉無如我侯之尊嚴也。注中德之稱，即此是觀，而見其

三字可知矣。其下四句遂言其德之著于外，而人之不能忘耳。

大全劉氏以服飾尊嚴為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為釋下四

句。非集傳意。○按充耳惟服冕流時古之。蓋戴皮弁以下，便不

得有充耳。

六帖三采朱白蒼也。

麟按此章釋璫孔疏亦引平人鄭注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之云，而不知其甚謬也。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亦平人孔

疏。碩不言圭，而言瑱。瑱之長，遂至此邪。且據禮書圖所，豈雖未
得真然，以瑱即左右，所垂未云四五也。皮弁不瑱，本所舊聞，不
但通解。禮書即有兼用之說，曰：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纁，則弁
亦有之也。要未知孰是矣。禮書又引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
皮為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賁具焉，章弁去毛，遺物
性而又添之文而已。此亦必有據。又曰：凡在下為是基，可以託
宿者為邱。玉璣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邱則下抵用象
而托以皮者也。舊圖皮弁，盈弁俱為小國，而依此則云飾縫者
當獨在下。舊圖誤。禮書又曰：諸侯之皮弁，以聽朔以巡牲，以
卜夫人世嬪，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則此注疏為詳。瑋瑋瑋
字，今仍在八庫韻。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
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典也。簣，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
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倚，嘆辭也。重較，
卿士之車也。較，兩駟，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為虐者，
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
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欽束之意，戲謔非莊厲
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備可觀而必有節焉，
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
謂也。

嚴緝禮檀弓注曰簣謂床第即床棧也。○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飾。○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重較。

疏義鍛鍊已至於精純則成功之極也。生質能全其溫潤則復其本然矣。○轡兩旁植木也。語見周禮輿人註疏云較車兩旁豎之者兩轡上出較者以較之兩頭皆置於轡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轡出較而言也。○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植木之上出兩橫木在下者為軾上者為較謂之重較者軾上有較層

出也。此說重較稍明而與周禮稍異姑存之。○張而不弛一段語出雜記凡人飲東之時猶弓之張舒緩之時猶弓之弛有德之人嚴而恭和而節自不倚於一偏也。講意此章言德底於成動中乎禮動中乎禮正見其德之成也。註中鍛鍊精純就金錫上言生質溫潤就圭璧上言非即指或公之德也。觀本文有四如字可見演犯正意影像另講在前面寬綽四句不可作四段意須以下句足上句講寬綽中乃自得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其自如耳。非真謂其在重較之上也。蓋依較非致敬之時此可以狀自如氣象故言之耳。善戲謔是笑語卒獲意善即不虐也。太段見而康而色載色載笑和氣嚴人故曰樂易不可說壞了。遂作戲言戲動說戲言出於私戲動作

於謀便不謂之善矣

麟按綠竹如簣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與中夾比又一法

其與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備歲敬于國曰自卿以士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造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木全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如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況純潔

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僖赫咷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群臣使進規諫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向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附岳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嚴緝或見槃字從永遂以為器非也民訖自若是多槃與盤同

此言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窮處澗谷之中而成其樂樂者乃是碩大之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道也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

通解不忘此樂之樂固不可專指澗谷而言亦不外澗谷而言或指寬字適字軸字太拘夫賢者在野此備所以日替也。

麟按集傳澗叶唐賢反。始下阿陸固然。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寤寤歎永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于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高車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頤衣錦聚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頤長貌。錦文衣也。聚禪也。錦衣而加聚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絳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

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其公之昏惑也

孔疏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其公之昏惑也。孔疏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其公之昏惑也。孔疏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其公之昏惑也。

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蘓傳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後為齊桓公所滅。六帖頌人二句是稍畫出齊姜以下則歷數之。衛侯之妻說者大費思索或言以齊侯之子為衛侯之妻或重妻字言正位中宮皆非也只昭本文平平說去纔是詩家本色。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頰頰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蝤蛴蝤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情口輔之美也巧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鄭箋頰謂精精也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厚。孔疏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只則不柔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列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水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釋草云瓠樓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樓蝤中

辨也。棲與羣字異音同。精蟲云。蝻。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蜚。蜚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螭。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頰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孟。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于口。輔。

六帖。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騷。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伊。滂。沱。美。月離于箕。風。揚。沙。美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子。是也。然。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知其為何詩。或他詩亦有。乃。笑。一語。偶于此。同而刪去耳。然則。月離于箕。亦未必。正。爲漸漸之。右篇中語也。

碩人。教。教。說于農郊。四牲有。驕。朱。憤。鑣。鑣。翟。第。以。朝。大夫。風。退。

無使君勞

賦也。教。教。長也。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牲。車之四馬。驕。壯貌。憤。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風。登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于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孔疏。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車蔽也。頰。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第。因。以翟。爲之飾。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

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否木夫

嚴緝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庶庶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儼儼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

木全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景寢也釋服服玄端

六帖朱贖鑣也而遂以鑣鑣賞之此以寔字為虛字凡古書重字大半借實字用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濊濊鱣鱣棗棗設棗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

眾魚宮也濊濊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頤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鱣似鱣而小色青黑棗棗盛貌也亂也亦謂之棗揭揭長也庶姜謂姬媵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義感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釋文眾音孫馬云大魚細目大鱣也

孔疏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頤下體有甲行甲魚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鱣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差整口亦在頤下其甲可以摩蓋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一名鮪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

浪尉也。濁死海中。化為此魚。故蘆葦。蘆葦。李巡曰。不別葦類之異名。鄆璞曰。蘆葦也。蘆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葦共為一草。如鄆云。則蘆葦別草。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

嚴緝本草以鱣為黃魚是也。鱣今俗作鱣。即鱣鱓是也。說文曰。魚著網尾撲撲然。葦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葦蘆葦又名雞亦一物而名四。蘆頑去聲。庶出謂之葦。與伯子竭子音義同也。

通解宗國之地美。歸國之儀盛。

麟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為媵也。且庶既以庶葦為義。則曰葦葦者。亦以寔字為虛字。如鑣鑣之類耳。魯詩世學云。鱣

江南謂之鱣鱓。則鮪鱣也。押雅云。無鱗甲而孔謂甲。可摩薑。又小異云。

頌人四章章七句。

通解按。此詩一章言其棟類之貴。二章極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從勝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詩意只是傷其不得於夫。而春秋傳以為美。而無子者。蓋不得於夫。此所以無子也。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四章之中。惟大夫風退二句。微露今日不見答之意。殆婉而章者與。

氓之蚩蚩抱布買絲匪來買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頃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怨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買買也。買絲，蓋初夏之時也。頃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乖裂者，何以異乎。可不戒哉。

孔疏：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為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耳。○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賈鳴云：實幣帛，管篋是也。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商，丘三成為崑，崑立孫炎曰：飛如霞，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丘字異，音同。

呂記：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氓，假買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嚴緝說文曰：買，交易也。譜疏曰：頃丘，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祭曰：漢志東郡有頃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頃丘，謂一

頃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言已初為遲疑，為男子所迫，遂乃許之。

麟按：謀叶謨，悲反丘，叶祛奇。反蓋通章一韻也。大約宋集傳此篇多斷辭，少義辭。又一體不可概入語氣。○鄭曰：季春始蠶，而夏賣絲。

○乘彼坵垣，以望復闕。不見復闕，涕洟漣漣。既見復闕，載笑載言。爾卜爾筮，無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坵，毀垣，墻也。復闕，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者曰筮，體卦兆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坵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孔疏傳以經卜筮並言，故蕪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辭辭。

嚴緝李氏曰：復闕，闕名。報曰：漣漣，涕洟，接續之貌。春官占人云：此卜筮君占休。注云：體，乖象也。周公云：體五其困害。○體無凶咎之言，言與我宜為室家。男子假卜筮以要已，遂罄其資以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湑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子，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鵲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酸。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因而從欲，忘反，故遂

詩經詩經 卷之五 國風 十五

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沒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感實無妨也。

鄭箋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

大舍華谷。嚴氏曰鳩。莊子所謂鶻也。鄭璞云似中鶻。呼為鶻鶻。音骨。朝本草曰鶻鶻尾短黃色多聲。安成劉氏曰此章此自比與自與。下泉則就以此辭起。其蓋有兩例。後比言此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麟按集傳甚知林反耽。特林反蓋兩句相叶也。然頗不得其據。

本帖正此亦此篇全闕。豈以此等邪。魯詩世學云其叶絕。唇切而吾吳俗呼甚亦音如耽。則從魯詩世學似穩。落若一叶甚耽一叶說說一叶蓋三轉韻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與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此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徂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渡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孔疏帷裳一名童容。故中車云重翟。厭翟女車皆有容。蓋鄭言農云容謂翟車。小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以帛障車之傍如裳。

詩經詩經 卷之五 國風 十五 賦 兼 考

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襜記曰。其幃有綖。注云。綖謂輦車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幃別。司農云。謂輦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幃。故謂之為幃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丈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

嚴緝曾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魏罔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莪。昊天罔極為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譏人罔極。桑。桑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復無窮極。

麟按集傳。隕于貧反。爽師莊反。行戶郎反。蓋隕貧一叶。湯蒙爽行一叶。極德一叶也。亦三轉韻。○魯詩世學云。隕叶于君切。爽叶音霜。行叶音枕。○童容名物。疏引鄭注。又曰。童容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為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呼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然我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崖。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

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哉絕角之時與爾宴樂言咲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川與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孔疏甫田云總角非子未幾見乎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於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故結髮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

嚴緝總角之宴李氏曰宴安樂也且且明也吳夫曰且之且疏義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義以為典也

卜字正與岸泮二字語相應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弁而已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感月耳此章與在賦外也中章亦有賦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麟按岸泮之云以兩句反興四句也疏義說大明詩緝本子由然多一層矣故曰六義於先儒尚有未明者凡此類也集傳思叶新齋反哉叶將黎反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

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行。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得。輯錄殺哀小之也。謂釣竿長而根失其末漸漸而衰小。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

麟按集傳。右叶羽軌。反魯詩世學音以。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也。

○淇水滢滢。於楫於舟。駕言出遊。駕我憂。

賦也。滢滢流貌。楫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麤。童子佩觿。雖則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羅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雖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孔疏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注云。觿。貌。如錐也。

王藻云。紳長制三尺。

蕪傳帶紳也。

巖緝牋曰。荦蘭柔而常。莫定于地。

說通本不勝。技服不。旗裏此。與意也。至。下句。止容。引。遂。引。垂。帶。悖。引。言。此。外。無。可。見。辭。之。也。耶。之。也。

麟按集傳知猶智也。作才能不足。以智於我。為通。然又曰。知於我。字不從智。即作不足。知於我。亦無不可也。此家朱子兩可操。惑處。○智於我。言其智不能過我。知於我。則言不足。為我所知也。據輯錄智不足。以知我。則智字只代上能字。且於字亦無着處。○劉向云。治煩決亂者。佩麟。內則注。小麟以解不結。太鑄以解太結。

○荦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子遂子。垂帶。悖。引。與也。鞶。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聞體。鄭氏曰。

晉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常為之用。以極。皆右手。食。指。將。指。無。各。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毛傳。能射。御。則佩鞶。

麟按。各物。疏。大射。朱極。三。注。極。備。放。也。所以。鞶。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各。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禮。書。曰。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鈎。弦。食。指。中。指。無。各。指。著。皆。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請。之。極。者。以。其。中。於。指。也。謂。之。皆。者。以。其。皆。于。指。也。馮。嗣。宗。曰。決。決。決。三。字。實。一。物。也。皆。極。二。名。亦。一。物。也。鞶。之。為。珠。許。叔。重。亦。以。為。然。鞶。之。為。皆。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孔。仲。達。云。鄭。以。禮。無。以。鞶。為。珠。者。故。易。之。為。皆。然。則。以。鞶。為。皆。又。出。何。禮。文。邪。故。雖。禮。書。之。解。左。

祖鄭箋寔不可從而朱注亦以毛傳作決列之於前也

苑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效強解

通解刺童子躡等作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子莫定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
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
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私也故
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遠
乎但一跋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
不可而不得往耳

孔疏子無出母之道故當知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
夫人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棄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
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也夫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
出下顧父母出為逆無字出為絕人世淫佚出為其亂族嫉妬
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築盛身古出為其離親盜
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丟有所要無所歸不丟更三年喪不丟
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夫中若不順父
母典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怒故也
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嬖妾既多不為絕嗣故易同人注
云天子諸侯之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
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禮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

寺巫見

卷五

詩經

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死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字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此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為家其治無所出故也。○宋去衛甚遠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

嚴綬曾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朝矣義不可以沒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致舉踵也脚踵不着地。

說通河如此其不廢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往者何哉。含臆不語凄婉悲涼千古如見。

麟按望字平聲今詩家望叶平忌叶去多互用也埤雅云葦即今之蘆。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

麟按葦渡及不容刀皆無此理蓋極形容之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其妻於宣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呂記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夫不自欲見每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此詩其子母之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揭髮之樂兮伯也執爨為玉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柴才過人也爨長文二而

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

是今方執爨而為玉前驅也

孔疏前驅在車之右非步卒

呂記鄭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宋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致○為玉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

義也

嚴緝疏曰戈爨載矛皆插於轄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之則

執之轄音倚車傍也又音意

輯錄說文爨積竹為之冬官廬人爨長尋有曰尺鼓兵同強爨

無刃可擊於人同強上下同擊動也

通解下二句只是言其夫所事如此

醋按禮書云細而能數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為之是也詩

云伯也執爨為玉前驅又曰彼侯人兮荷戈與殺殺亦爨也蓋

爨雖建於車及王行則州執而前賓客往來則侯人荷而後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客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

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

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大全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沐，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淅米汁澣洗面。

繼按：集傳傳曰：女為說已容，輯舒引豫讓士為知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之說，而大全因之，然非此容字。其兩其兩果果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兩而果然，日出以此望其

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馬得護草言楸之昔願言思伯，使我心癢。

賦也。護，忘也。護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昔北堂也。癢，病也。○

言馬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

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癢，而不辭耳。心癢，則其

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釋文：護，本又作壹，說文作憲，或作護。

孔疏：昔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

之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房室

所居之地，楹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

言... 解... 禮注云...

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概各房內外。皆名爲堂也。太金本草注曰。萱草一名鹿蔥。其花各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也。

六姑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朱注謂一物再考。

麟按。馮嗣宗云。案朱傳云。護草合歡。誤也。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其莖全別。或者朱子因護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

合歡解護草乎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夢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開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若。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詩經

卷之八

賦類

此也。依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鞶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說通此是託言之比。之子即猶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子之無帶。

此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疏義申重也。衣已束矣，又用帶以束之。○凡帶有二革，加裳

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也。

麟按水自帶以上曰厲，成句也。故曰淇厲則言無帶以之，不

必深求帶叶丁計，反。魯詩世學音帝。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此也。濟水則可以服矣。

麟按服之叶側與閑睢次章同。

有依三章章四句。

我本以木衣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此也。木衣，樹木也。寔如小木，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瑤，佩玉名。

言人有贈我，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

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親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嚴緝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蘇存

之。

木全本草木衣狀如茶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衣，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楸。徐氏曰：衣有衣，楸有羊桃，李有雀李，此

言餘言餘
卷五
二二

皆枝蔓也。故言木水木桃木李以別之也。○廬陵羅氏曰：珞屬佩之中，所以貫瓊珠而上繫于珩，下維璜牙者也。

麟按：禮書圖珞狀正圓，有兩有好，蓋似璧也。然朱氏又謂珞如圭而正，亦必有據。按報本實事，而木水以喻為物之至微，瓊以喻為寶之極重，即非真以是物為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亦好亦各承上說，不必補正意。如暗比之例，水魯詩世學云：叶古于切。

○按：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比也。瑤美玉也。

麟按：瑤說文云美石，魯詩世學云白玉。按：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比也。玼亦玉名也。

釋文：玼書云玉，黑色。

孔疏傳言：玼佩玉，各瓊瑤美石，瓊玼玉名，三者互也。珞言佩玉，名瑤玼亦佩玉，各瑤言美石，玼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名也。故丘中有麻傳：天玼，后次玉，是玼非全玉也。

麟按：玉輕石重，惟宦貴者用玉以純，故有非全玉之說。玼集傳叶舉里反，魯詩世學交重切。○馮嗣宗云：木桃木李，依埤雅，似即木水之類，非即桃李也。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又即桃類。

木水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詩經

卷五

二二

詩經

詩經說約卷之五終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
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畊耨。故其人心怠
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非故聞其樂。使人懈
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故此。
大全定字。陳氏曰。此說大概為漢詩言耳。鄒柏舟定之
方中。淇奧等篇。不在此限。

詩經說約卷之五終

詩經說約卷之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王之一六

王謂周東都雒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
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
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雒邑。為朝會諸侯之所。
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
雒邑為東都。至幽王。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
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文侯鄭
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

詩經說約

卷之六

詩經說約

言終言終
王堂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平雅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孔疏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於河而平城在河南維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温原之田晉於是始放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太陽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在崩子

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絜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受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涅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凡十一世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本紀又云幽王又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歷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不見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維邑鄭所據之文也按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

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主流於風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此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

大全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朱子曰其辭語
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亦刺而
其辭與風異○黃氏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
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
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濬
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
麟按羅山既義亦作驪山繪國在沂州本與鄆通余四書
說約辨之者誤也○括地志云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平
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平城○呂東萊云成周
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
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

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雒陽也

彼黍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垂貌稷
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
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
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閱周室之
顛覆徬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
靡心之搖搖既歎詩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
哉追怨之深也
鄭箋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孔疏湛露傳曰離垂然則黍雖亦謂秀而垂也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差為植故黍秀而稷苗也

嚴緝說文曰黍禾屬而粘者也以木暑而種故謂之黍今日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秠糯耳釋草曰黍稷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今日本草唐本注云稷即稌也與黍同類孟詵云今穀之中最為下圖經云今所謂際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疏義許氏曰黍似梁而非梁稷今之稌也二物稍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二物似差互今以傳上兩

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名稌苗似蘆蒿大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梁即今之粟古之粟即今之穀粟穀實之總名說文稷五穀之長謂獨長於衆穀也○黍之實垂有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為賦而

典
大全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怨曰致此者何人哉益合舊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六帖此詩詳玩本文不見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等字今俱就感黍稷而興歌上言不可露出宗周意思亦不露出宗廟宮室如此則有無限感慨之情而於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

自有含蓄且不失詩人渾厚之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文極明白。今人多說不知者固不知而知者未知我呀。憂者何在。卒亦歸於不知而已。此說非是。詩人實是心憂實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詩人尚自含蓄不露。且一詩綱領全在心憂二字。何緣以謂我心憂者亦作不知耶。此意詩中所無。為此說者不過泥註中其識已意。故曲為之說。亦可謂過於信傳而敢於背經矣。且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便是莫識已意。朱子亦是會意解。未嘗謂兩項俱是。不知何勞如此。幹旋耶。本抵說詩全要尋取立言之旨。若拘泥傳註。是說傳非說經矣。况與傳意相訛。豈不可笑。○此詩有知有不知。意重在不知。其言知者用以喚下。不知。鳴雁有知有不知。意重在知其言不知。

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為的然之語。而指意自明。渾厚之趣。即此可見。若作一側。便是呆語。○行邁二句。平看有說行之靡。以心之搖。故也。此言外意不用。○讀詩看本文要圓活。看傳註要圓活。看諸家疏義要圓活。如渾夫諸儀相似。能曉此義無所不通。若一字拘泥。則無所不滯。此第一關鍵。不可不知也。說通人字。舊兼強乎。胡休復云。東遠之禍不在木我。而在艷妻。腐處之日。意更遠矣。○按天集傳鐵因。反與八叶。魯詩世學汀肉切。○彼黍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麟按：噎字讀當如壹字，彙音乙，亦引此詩為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初遇之則其變少哀，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思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亦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通解按：三章皆一時事。首言苗，次言穗，又次言實，只是變文以協韻耳。以樵夫詩例之，自見不可以為往來，非一見而所感愈深，如此說何為所見之變，每異而所見之黍前後但離離邪，其說不得通矣。

麟按：此亦本嚴華谷說。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

賦也。君子婦人，見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埘，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以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於埘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中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

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死也知其死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知之何勿思觀物興思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

麟按集傳哉叶將黎反來叶陵之反與期時思一韻也不知其期曷至哉本可作兩對鷄棲三句又是因思觸物以喚起下二句鷄棲則日夕而羊牛亦下來似以日夕為主句法相連亦不可太作纏綿此當意會耳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蚤歸常先於牛講意曰此曰羊牛敘歸之先後下曰牛羊順類之大小然恐是偶然倒句作者不必有此意也且注疏蘇子由詩集傳讀

詩記詩緝諸本兩章俱作羊牛無牛羊即今本或係傳寫之誤尤不足據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信雞棲于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賦也信會集我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麟按不日不月歎其既往也曷其有信傷其方來也亦可作兩對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大全壘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遺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

兼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言甫在鑄，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閱為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主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得意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綴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不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

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六帖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歎之，但要形容他中心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其安，安於勞等意，並不須說。○末句獨韻，收下同。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翾，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教舞位也。麟被由房，據疏義有二說。如序說，則房即房中之樂之房。君子猶簡兮之碩人也。如朱說，則房在室旁，只是人出入處。然今雖必從朱說，而以房為作樂之處，自無妨。教訓舞位者，亦恐非有再設，即舞處是位也。必曰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亦太拘。

附序說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任全身遠害而已朱子初解亦然之故集傳又為兩存之說然必以前說為定固不待言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主以申國近楚敵被侵伐故遣戍內之民戍之而成者思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鄭箋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其或作記或作

已讀聲相以

輯錄其語助字

大全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隸河南○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是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爲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六帖此詩但言室家不得與己同戍而後非其職之意隱然見於言外

麟按室家同役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左言之妙後代詞人所
以莫及也。○集傳懷胡威反與歸叶。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

興也楚水也甫即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
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成之今未知其國
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孔疏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
為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
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平王母家申國所成唯
應成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

借許甫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
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通解甫注不知其國所在手應麟地理攷謂在宛縣即甫侯所
封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所封於呂按宣王時申伯以王舅封
於謝亦宛城地也左傳楚子重嘗請取申呂以為賞與申公平
臣曰不可孔氏謂申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呂即甫也。

麟按魯詩世學云甫侯爵與申同姓呂氏成王封太公支庶於
甫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界穆王時甫侯入為司寇其玄孫佐
宣王中興又二世為荆所滅此較前一條尤鑿。

○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

詩經卷之

卷之四

國風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孔疏箋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玑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

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籬之楊也。

大全潁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麟按魯詩世學云許男壽。又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鄭公及大戎入宗周。弑王。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白于申。則以報翼戴者。成許。理兼有之。然其事荒忽。可置不辨。○蒲字讀當如蒲。豐氏又欲以許音呼。叶蒲。亦未詳。詭是也。

楊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大戎攻宗周。而我為王。則申侯者。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殺父為可惡。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室堂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哀憐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

此也哉

大全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仇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索却廊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賢者為之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麟按詩傳即不必為子貢作然於黍離云王世子宜自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而不手真戴固特筆也又在宋諸大儒前

中谷有藹藹其乾矣有女此離其嘆矣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藹藹也。葉似藜。方莖白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嘆。燥也。別也。既。嘆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也。

疏義有字其字矣字相呼為興
麟按亦四句止下二句另轉○嘆平聲

中谷有藹藹其條矣有女此離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

詩經卷之四
卷之四
詩經卷之四

淑矣。興也。倫長也。或曰。訖也。如肺之謂倫也。條。然。歎貌。歎。感。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魯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弱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對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嚴緝長茂者。亦為所嘆。

麟按集傳。脩式竹。反。歎息。六反。典淑叶。中谷有推。嘆其溼矣。有女化離。嘆其泣矣。嗟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嘆溼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溼者。亦不免也。嗟。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推三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卒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一。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六帖三章皆深悲極痛之辭。有免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此也。鬼性陰狡。爰。緩意。雉性耿介。離羅網。尚猶罹憂也。尚。

庶幾也。孔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於羅。以此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取禍也。為此詩者，益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知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免爰興，無為以雉離興，首罹也。下章放此。嚴緝曹氏曰：我生之初，謂幼穉也。

通解我生之初，乃周赧未東之時，不可徑說文武成康。說通百罹，不專指兔雉二句，比以常逆理之事皆是。麟按：朱子辨說本只取君子不樂其生一句，諸侯背叛四字，偶沾序語，可以不用。○為叶吾禾反，惟叶良何反。

○有兕爰以雉罹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罟，覆車也。可以掩兔造，亦為也。覺，寤也。

孔疏傳稱覆車下，傳置罟與此一也。釋器云：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捕鳥。疏義即今翻車網也。

麟按：馮嗣宗曰：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兔者，蓋正釋則定。散文則通也。周禮羅氏掌羅，鳥而郊特牲言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鷹馬，莊子削格羅格，且果之智多，則獸亂於下，是取獸得羅也。太東傳云：罟所以掩兔，而鴛鴦詩云：罟之

寺區見夕
卷六 四 月
賦 庚 庚

羅之。兔罟謂之置。而西京賦云。結直百里。實兼諸網罟。而言之。凡如此類。並得通也。○單叶步廟反。憂叶一笑反。

○有兔爰。雉惟于置。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猶寐無聰。

比也。置。罟也。即罾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亦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七句。

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興也。縣。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襄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縣。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

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疏義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知物。故以起興。

麟按錄說亦有作正興者。然玩集傳當爾後二句。又深一層之辭。已失所。而又不顧也。

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興也。水涯曰滸。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大金廬陵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興也。夷上酒下曰滸。之為言。層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大全酒音既猶洗也。○東陽許氏曰：茅上面平，裏而其下為水，洗蕩，入若層也。

蒼藟三章：六句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芣，所以為締結。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交而似交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華，荳蔻科生，有香氣。祭則燔，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大全東萊呂氏曰：葛為締結。蕭共祭祀，艾療病，特別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麟按：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曰三秋不止三月矣，又

曰三歲不止三秋，未圓，恐只是變文。叶韻耳。集傳歲本與艾叶

魯詩世學艾叶五叶切。

采芣三章：三句

大車檻，毳衣如綈，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蒹，蘆之

始生也。綈，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蒹，爾淫奔

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

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

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毛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

鄭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黼

孔疏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為之裳則刺績為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黼故得如黼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績也若緹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績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績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績裳績者考上說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

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綉則衣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緹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緹冕則衣亦績也知績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績是績績皆五色其青者如黼其赤者如黼故二章各舉其一耳
大全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為首蓋畫虎雌虎雌淺毛故謂毳麟按禮書曰說文毳細毛也宗彝有虎雌之飾而毳衣有宗彝

之章故書謂之宗彛周禮謂之毳冕繪於衣則宗彛藻粉米也
 繡於裳則黼黻也爾雅云雌印首而長尾郭璞云似猴色黑尾
 數尺真上向兩則以尾若兩指室其真蓋虎取其義雌取其智
 然廟宗又曰宗彛鄭以為虎雌孔氏書傳云宗廟彛樽以山龍
 華蟲為飾古禮云七未知誰得其正也

○大車嘒嘒毳衣如瑞豈不爾思思子不奔

賦也嘒嘒重連之貌瑞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白

賦也穀生穴壤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
 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今葬以同

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白約誓之辭也

增釋此章中以約誓之辭亦邪思之不解者也○增釋何氏英

著亦附疏義下同

麟按穴叶戶橘反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

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

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麟按施叶時遮反音蛇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中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麟按。玖。叶。李。子。亦舉里。反。與木瓜。丁。到。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部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爰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振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大。全。振。突。之。振。音。鶴。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鄭。州。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

麟。按。曰。新。鄭。次。王。宜。也。武。公。於。平。王。亦。所。謂。是。君。是。臣。者。與。

緇衣之宜。今敝予。又改為。為。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祭。今。

賦也。緇。黑色。細。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

餐。餐。也。或。曰。察。粟。之。精。饗。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

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

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祭。言。好。之。

無已也。

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身。服。也。卿。士。之。館。

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選在米也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孔疏周禮太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教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教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極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鬪。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

矣。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愉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考于記言深法。三人為羣。五人為緝。七人為緝注。云。深。羣者。三人而成。又再深。以黑乃成緝。是緝為黑色。此緝衣。即士冠禮所云。未入。玄冠朝服。緝帶素。緝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周。緝衣。卿士所服也。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

視朝則卿士且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
 正服謂既朝於王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考士
 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五室九嬪居之外有五室九卿朝焉注云
 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
 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
 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
 明是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
 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此為禮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也
 疏義飲饌曰餐又爾雅注今河壯人呼食為餐音孫○按序以
 此美武公辨說從之蓋桓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世繼其善首

尤可美况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殺時此詩作於東都則為武
 公之作明矣言德稱其服
 大全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敬予還予二字上看○華陽
 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餐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
 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說通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其一段意中橫撥之情
 適館授餐亦同意都非實事有說改衣是欲改於其職詩中
 未嘗無此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
 麟按敕字還字俱略斷兩予字膝對緇衣之宜而或敕予則願
 改為適子之館而既還予復將授餐固自齊整也通解謂三章
 各上二句換字為韻而下二句一律宜上二句截亦通○還詩

緝音旋黎魯詩世學此簡切

○緝衣之好兮敬予又改造兮適予之館兮還予授予之祭兮賦也好猶宜也

○緝衣之帶兮敬予又改作兮適予之館兮還予授予之祭兮賦也帶大也程子曰帶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通解德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其尊大
麟按字彙亦無安舒之解宜只主大說○帶魯詩世學席作切

緝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緝衣又曰於緝衣見好賢之至

太全東萊呂氏曰孔叢子云於緝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

講意平王乃申所出武公娶於申以昏姻之故迎王於申立之平王德其立已之功故使之世於其職也春秋責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婚於逆黨不無慙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於司徒之職耳然其子莊公不肖非惟有克段于鄆之惡而縞葛之戰射王亦有罪莫大焉周人遂界號公政而緝衣之意替矣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武公之謂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三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

城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呂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城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麟按：色理微赤，陸璣琬作木理微赤。○懷叶胡威反，畏叶於非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麟按：兄叶虛陽反。魯詩世學虛郎切。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墮韌，可為車輯，斂勑音乃，堅柔難斷。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愉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詢，信美好也。仁，愛入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林

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加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孔疏：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巷是里內之塗道也。仁者行之美名，林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

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通解仁字應居人說

麟按不如叔也二句當作一句讀洵美美字黃才伯曰便捷輕

利徐士彰曰無可增議徐說較渾而該也田叶地因反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

通解好字應飲酒說

麟按好叶許厚反魯詩世學亨苟切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通解武字應服馬說

麟按野叶上與反魯詩世學音五馬叶滿補反魯詩世學

切

叔于由三章章五句

孔疏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齊姜生莊公及

共姜段莊公皆生於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姜段

欲立之遂請推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雖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

叔奈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

為之既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將命西鄙北

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

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稟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林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入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於駟。公賦諸駟。大叔出奔。兵是謂共城。大叔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而駮如舞。叔在數。火也。具舉禮。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祖。戒其傷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駮。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數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禮楊肉祖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祖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對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再數澤禽之府也。

鄭箋：祖，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大全董氏曰：五却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駮也。雙峰，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却節也。安成劉氏曰：善却，其馬具以繼則柔順。如組，駮則諧和。如舞，曹氏曰：玉制云：昆蟲未整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善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諧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

麟按：于田在數，自不可上下作對。然作兩段，通落亦文勢必然。三章皆如此也。通解云：當首句一段，下直至公序又一段，亦是上段四句三章俱說為馬。大概之辭也在數以下，又是指其

實而言之。蓋于往也。于田只是說往田在藪方是已到田所固
有虛實之辨。只叔于田一句無韻。下九句俱一韻。馬叶蒲補
反。藪叶素苦反。徂叶女古反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駮屬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
忌又良御。忌抑聲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轆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
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雁行者駮少。次服後如雁行也。揚起也。忌
抑皆語助辭。騁馬曰騶。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彌曰送。

孔疏小戎云。騶駮是中。駮驂是駮。駮中對文則駮在外。外者為
駮。則知內者為服。故兩服中央夾轆者也。曲禮注云。雁行者與
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駮與服馬雁行。其首

不齊

疎義。扶矢括也。彌弓。彌頭也。縱則放矢。送則送矢。聲控見其善
御。縱送見其善射。此皆美之之辭。

輯錄覆倒也。既發矢則弓隨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

大全廬陵羅氏曰。補傳云。落謂使之曲折如聲控。謂控制不逸
括。矢却。處廣韻注云。彌弓。明。明。弓。末。

六帖詩有二章以下。因用前章之句。前叶而後不叶。如此篇首
章。亦在藪。本叶舞舉。而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行揚。又如園有
桃。第三句心之憂矣。本叶鼓。鼓。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食國。如
此之類。但指一二不能備也。

麟按。御當音逆。與射叶。控又自與送叶也。亦與首章例不同。

無向云蔡是縱馬從倉控是止馬以射若空空作御馬說於獵
無干聚周云縱是引滿之餘舍拔而放弦覆滿謂引滿時弓猶
向內既舍拔則弓隨勢傾倒其稍反外以送矢也俱明但四字
裝卸易版作者又須得其神彩生動處而不呆呆解字義方
妙此畫家神品能品之別

○叔于田乘乘錫兩服齊首兩膝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
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管弓忌

賦也驪白雜毛巨錫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齊首在前
而兩膝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
罕希釋解也棚矢箭蓋春秋傳作冰管弓囊也與韞同言其甲
事得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孔疏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
云冰墳九蓋杜預云或說墳九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
傳棚為覆矢之物管蓋改弓而納之管中謂藏之也

嚴緝箭音同箭室也用矢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
下其棚以蓋箭也管弓衣也○田事既畢則林馬行遲矣叔發
矢希罕矣釋棚以覆矢矣以管管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如庖
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蓋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林段洋洋之意矣

麟按陽叶補苴反此在數字又與羊車叶與音章同慢自與罕
叶棚自與弓叶與次章同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言詩經 卷之六 鄭風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射之號而讀曰素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呂范范氏曰莊公之於段殺其惡而欲罷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鄆以罪鄭而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欲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禮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檀湯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

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清人在整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車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整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久而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鄭箋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孔疏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禦之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

詩經卷之六 鄭風 賦 鄭風

麟按重喬言英俱整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

執轡而御馬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

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

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

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老矣。

孔疏左旋云去。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

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不在左也。將居鼓

下。雖入君親將其禮亦然。

麟按軸叶音胃。陶叶徒候。反。抽叶勅救。反。好叶許候。反。○集傳

將車之左。將車之右。通作將軍。非也。將車蓋對兵車而言。與孔
疏謂將之所乘車正合。人自習而不察耳。然亦自讀。疏義及展
舍開家本方了。此義書之。不可率觀如此。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

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顯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

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

師。其去之遠矣。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

言經言終
卷六
三
歸廉居

舍處逾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通解理出於天，謂之命。命，舍命不渝，猶言安居理中而不變。

六帖舍字與故以作所，其無逸二，所字同義。

麟按侯叶淇姑反，魯詩世學，又曰何居切。張平子西京賦與初叶亦同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且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

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直也。

歐義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服。

嚴緝緣袖，言以豹皮為袖之緣。司直，謂直道之宰，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通解王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楊之。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

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為裘，以豹飾，法異於國君服色。

六帖司直，猶司馬司命之類，不專指諫君，只是中立不倚危言

危行之意。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解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歐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亦謂稱其服也。

呂記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范氏

詩經說

卷六 國風

三

詩經

言絲言絲
曰羔羊。曰素絲。五絰。五緘。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
麟按英裘義已見羔羊疏。羔裘黑而英之。以素絲是榮然光明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說通三章平看總見德稱其服意

遵大路今摻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違故也

賦也。遵，循。摻，摩。袂，袂。袂，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投其去也。摩其袂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今攬子袂之句，亦男女相悅之詞也。太全摩與攬同，撮持也。孔氏曰袂是袂之本，袂是袂之末，俱是衣袖。

麟按摻訓攬與執複或作摻摻女手摻字自佳韻瑞亦云手好貌。袂叶起據反禮記注云袖也及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

遵大路今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違好也

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麟按好叶許口反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子與視夜明星有觀將翔將翔也。與，與。馮賦也。昧，晦且明也。昧且，天欲且晦明未辨之際也。明星，啟明之星。先且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入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

以警其夫而士曰昧且則不止於鷄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
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翔
翔而往弋取鳧雁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冥
眈之私可知矣

嚴緝蘇氏以明星為啟明益今俗所謂曉星也

麟按子與以下皆婦人語而詩柄曰述判作詩人語者因有起
手兩句一問答也章法大段與孟子見梁襄王章一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是也宜和
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雁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
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雁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

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
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毛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孔疏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

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

麟按加居之反與宜叶老呂孔反好許厚及與酒叶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

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
也上橫曰玼下擊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瑤末
懸二玉兩端皆銳曰衡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

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
端下交貫於璜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
非獨玉也璜燧管此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
人語其夫曰我若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
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而交
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大全孔氏曰曲禮凡以苞苴單筭問人者左傳射人使入以子
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麟按詩經圖佩玉之制集傳甚明然據禮書總圖中組之半所
實曰琚而兩旁之組下但各懸一璜中無物也餘則悉同詩圖
矣其散圖則琚璜為一物如璧而中圓孔無長博而方之說亦

不全全羅注云琚處佩之中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則雖令三
組之半皆貫一物亦同名琚無琚名也又集傳貫一入珠曰琚
則琚真珠矣釋文又云琚佩玉名琚石次玉也字彙又云琚石
似玉也則豈琚而琚為之曰天珠者亦非與種種參錯亦不作
如嗣宗朱氏以兩旁之中為琚羅錢二氏以中央之中為琚之
疑姑終闕之集傳來叶六直反贈叶音則小雅憂心孔疚叶
我行不來大雅玉猶允塞叶徐方既來亦俱六直反而讀贈為
則無據故徐文定云或贈順明同而來字非韻疑不能明也魯
詩世學又云來叶音釐贈石經本作貽然究以集傳說為正
語類亦云來音勃贈今聲是也出車謂我來矣十維其棘矣亦
六直反讀如勃

詩經說文 卷六 國風 賦 賦 賦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

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

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孔疏釋草云槿木槿木槿與光曰別二名也與草同氣故在

草中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槿一名曰槿齊魯之間謂之

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

閑都亦以都為閑也

輯錄陸佃曰舜取瞬之義今人言一瞬慶源輔氏曰鄭詩惟

此篇為男說女之詞

鷄將翔將翔六帖引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

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等為證以為伏女之飄忽然清人云

河上乎翔翔上篇亦云將翔將翔也鳥與雁恐是一時詞人通

套語耳華集傳叶芳無反魯詩世學音呼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聲也

雖錄德音不忘者言其美德不可忘也

太全臨川王氏曰於瓊瑤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

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

道墜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英叶於良反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隱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蓉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且

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兩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隱則有

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疏義彼所宜有者皆有此所宜見者不見不宜見者乃見之蓋

以尋常之物而興怪異之事也

大全孟子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麟按此反興也然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子都耳蓋

喜極而諷之之辭○華集傳亦叶芳無反

○山有橋松隱有游龍不見子克乃見狡童

興也上棘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

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文餘子克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

小兒也

大全張子曰龍是蕪草其枝幹膠屈著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

艸云蕪草一名鴻蕪如馬蓼而大即水經也詩注云一名馬蓼

馬蓼自是一種也蕪音纒○董氏曰子克不見於書疑亦以美

著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權兮權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權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權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

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權兮權兮則風將吹

女矣。於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辨文矣。

麟按集傳和叶戶圭反。魯詩世學音回。六帖又云。釋伯。次和。亦

隔韻也。倡。予者。女也。和。女者。予也。四字自為應答。亦佳句。

疏義曰。此專以語相應為典。通解從之。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

不當也。蓋釋故。吹之。倡。故和之。非為無義耳。

○釋兮。釋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娶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麟按。太全輔注曰。成。成汝之志也。則連前章倡和。皆以事言。疏

義曰。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注較直。

釋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

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也。且。語辭也。○淫女

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

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諷之

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浦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騫裳二章章五句

六帖詩有未句不用韻者。此詩是也。有首二句不用韻者。滔滿不歸。維水泱泱。左右秩秩。是也。皆用韻之變格也。彼茁者葭。與此篇相似。而微有不同。彼首章葭。紀虞本叶。而次章則因前章之語。說見大叔于由。

麟按兩騫。虞本各叶。說已見前。但如麟之趾。三章君子陽陽。二章未句。皆不用韻。例與此同耳。文定蓋偶失載。不足

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

不以有異志不從。既而悔之。而作是詩也。

鄭箋。面貌丰丰然豐滿。

麟按集傳。丰叶芳用。及巷叶胡貢反。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裝兮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裝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

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猶行者

乎。鄭箋。裝。蓋禪。裝為之。中衣裳皆用錦。而上加禪。穀

麟按集傳。行亦叶平郎反。駕予與行。向法頗與。倡予和女。一

詩經言... 例益一國風調每相同者如此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集字與歸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二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過其人其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墀除也町町者茹蘆草也一名葛可以

染絳阪者曰阪阪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

與淫者之居也室過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鄭箋此女欲奔男之辭

呂記阪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

輯錄除地去草也町町平意

騰按字彙町田區畔將町町當是言其滕畝整治故曰町町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

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麟按魯詩世學不知果木 經典否然謂論語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四句為此篇之首章箕子

麥秀蘄蘄兮木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四句為狡

童之首章各三章章四句連絡却佳因附載之

風雨凄凄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凄凄寒涼之氣喈喈鷄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若

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麟按皆集傳叶居莫反魯詩世學音基。嚴華谷曰悅則夷平。憂則鬱結故集傳訓夷為平而總注又曰心悅兼從毛氏也。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喑喑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嚴緝錢氏曰膠膠聲雜也今日膠膠擾擾是雜之意謂羣鷄之聲也。

麟按瘳集傳叶憐蕭反魯詩世學音超。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正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孔疏釋詁云衣皆謂之襟李迥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衣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衿領一物色雖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三事而重言也箋云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青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詩經說約

麟按禮書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又深
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饋備五采以為祭也禮記墓注曰重
慶純縹畫飾也具慶純青致文也孤子純素致哀也所緣者三
處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惟袷則廣二寸然則羔裘
於豹飾曰緣袖此曰子衿者各指其一處而言之其實純緣總
名又二字通也故爾雅曰緣謂之純禮書注曰純緣邊也又曰
飾衣曰純謂領與袂深衣又言純袂緣純邊注曰純袂緣緣袖
口也純邊純襟旁及下齊也集傳純緣連言蓋以此與但禮書
云古者衣裳冠帶鞶屨席皆有緣而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純
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又小異○又按禮注疏則具父母衣純
以青以下皆言深衣之制非常時服釋器衣背謂之襟皆通作

皆誤釋文背才細切爾雅孔疏方言曰衿謂之交是也
青音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車不來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孔疏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禮不佩青玉
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璠璣而青組綬故云
青青謂組綬也
大全禮玉藻注曰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
麟按玉藻士佩璠璣而組組綬云青組綬者因毛傳耳璠音軟
組赤黃之間色組綬初只是一物後世乃別其制亦見禮書
集傳佩叶蒲眉反來叶寧之反
批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雖躍之貌，達放恣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誰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疏義記管子問塔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

麟按：此興意亦至四句止。後二句另補。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

麟按：集傳信叶斯人，反不信，指平日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青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見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戒思之所存也。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孔疏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

縞是薄縞不深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

嚴緝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荆釵布裙也

麟按馮嗣宗曰此巾以為婦人裹頭之巾未詳要據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蓋賤者之服漢元服幘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云王莽秃幘施屋也至東漢魏晉更以巾為雅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練巾及有所謂綸巾葛巾角巾者而女子喪冠亦謂之中幘諸葛武侯以遺司馬宣主意者婦人裹頭者可通名巾與楊用脩以巾幘為女子未笄之冠又未知何據

也注疏不云無以明矣

○其闈闈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慮聊可與娛賦也闈曲城也闈城臺也茶芽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如慮可以深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孔疏釋宮云闈謂之臺是闈為臺也出謂出城則闈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闈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說文云闈闈城曲重門謂闈為曲城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葉茶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蔣茶蓼即苦菜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芽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芽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芽之秀者其穗色白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

刊之增望之如茶事昭云茶茅秀亦以色為如茶

出其東門一章章六句

大全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渾亂然此

詩却如此好女白鷄鳴一詩亦好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者自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

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由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此以興

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

得以適我願矣

疏義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

麟按大全皆本疏義者也然於言六義處每變而不載可笑○

集傳漙叶上亮反願叶五遠反王應麟困學紀詩引頌氏正俗

云漙呂氏字林作冪上亮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漙漙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蔣與消方深海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消之外向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詭贈之以芍藥

賦而興也漙漙春水盛貌蓋水解而水散之時也蘭蘭也其莖

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向信許大也今

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

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

往矣女復要之。且往觀乎。蓋浦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又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

孔疏陸機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秋蘭兮。子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平赤。高四五丈。莫諸池苑。及許高。宮中皆種之。以著粉中。裁衣。著書中。辟白魚。

呂氏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此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浦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機必指為他物者。蓋泥毛公香艸

詩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輯錄本草注曰。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木勺藥。

麟按集傳。換于元。及與蘭叶為一韻。既且之。且子餘。反與兩。字叶為一韻。下樂。譚藥為一韻。凡三轉也。下章同釋文曰。換。韓

詩作洎。音九。子元。反或本此也。士曰。吾既往矣。未從之也。女

復勸。男曰。且復更往。觀乎浦之水。聞其生信。詩大而可樂。則是復勸。以下一串。語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云云。呂巖。但此

說然。亦本鄭氏。信許且樂。即非一游。可編。語意尤可想也。○溱與浦。淵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往。

觀乎浦之外。詢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與也。淵。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詩經說約卷之六終
後前曰相後曰將後世詞家相將語本此不必為誤字

漆有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
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上而淫奔之詩已不翅
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感男之語衛
人猶多刺故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
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
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
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經說約卷之六終

